

麻官》、《宰相刘罗锅》等。新编历史剧从创作和表现形式上来说，多数是介乎于传统与现代戏之间，而稍向现代倾斜。与之相适应的舞美工作则是虚实并重，有取有舍，既接近生活原形，又给演员表演和观众想象留有相当空间。具体表现在演员服饰趋于简洁，化妆脱离脸谱，舞台布景不多但实用，特技、幻灯、音响、烟雾等也不排除适当时使用。

三、关于京剧舞台美术继承与创新的思考

京剧舞美的继承与创新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在新剧创作时，在有了好的剧本和演员后，导演一开始就应该对舞台美术设计引起高度重视，与舞美艺术家一道，共同研究剧作的总体形象和艺术风格，制定出初步设想，然后在排演过程中加以修正，力求使舞台美术设计完整而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气氛、节奏，与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并体现出剧作者的美学追求。

第二，在例行上演成品剧作时，要根据演出的功利目的辅之以相应的舞台支持。关于戏剧的功能，一般认为，其具有审美、认识、教育、娱乐等社会功能。就某一作品或某一场演出而言，这些功能不是等量的，必须优先满足其中之一，舞美工作就应从实现目的效果出发，安排舞美的因素、数量及表现力度，该繁的繁，该简的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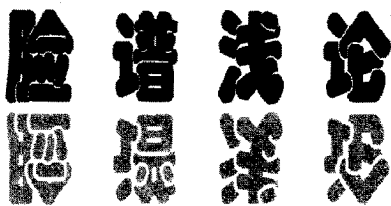
第三，随着人们对特质文化的追求和观赏品位的提高，舞台美术手段应该不断充实加强。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提高舞台美术的表现力。作为一个成熟的演出团，应该加大对舞美基础建设的投入，进行必要的装备，以便在演出时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特别要提出的是，近年来，我们经常把京剧从舞台搬上银幕和荧屏，这对于弘扬京剧艺术、特别是把京剧推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这个再创作过程中，高质量、高水准的舞台美术更具有特殊的作用。

第四，要跳出京剧舞台研究开发舞台美术。例如开发京剧时装、开辟京胡等器乐演出市场、开发京剧脸谱工艺美术产品等，通过扩大京剧舞美的边缘艺术的影响力，反过来使更多的人关心京剧，了解京剧，热爱京剧。

有智者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京剧作为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花朵，在全社会的关心扶持下，一定能够繁荣发展，京剧舞台美术也一定会在继承与创新中郁郁葱葱。

（作者单位：牡丹江市京剧团）

责任编辑 王庆斌



高镇海

“脸谱”在戏曲表演艺术里，对塑造人物是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京剧的角色过去分得很细，后来简化为生、旦、净、丑四门。每一门还包括各种类型的人物：如生角中又分老生、小生、武生、武老生、红生；武生中又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等。生、旦是净脸，净、丑则有脸谱。

脸谱，戏曲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谱式，主要用于“净”脚。为什么称“净”，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说“疑净既是参军之促音（汉唐有参军戏，亦若脚色之名称）参与净为双声，军与丑为叠韵，参军之为净，犹勃提之为披……”但净角必须涂面，不以真面目示人，这是从唐代乐舞“代面”所戴面具逐渐演变而成。演员用各种色彩在面部勾画成一定的图案，借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其他特点。一般以红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粗直，白色代表奸邪。传统剧目里净脚扮演的主要人物如包拯、张飞等，各有特定的脸谱。丑脚鼻上勾画的白粉块，也属脸谱之一种，俗称“豆腐块脸”。

脸谱艺术在美术史上是一大奇观，是不可多得的创举。首先是形象的可视性，它通过图案、形、线、色、光等造型因素的组合关系形成的表现力，给人提供具有鲜明形式特征的、直观的艺术形象。其次是形象具有时间上的瞬间性，它把人物内心活动在时间上的流动凝固在一点上，塑造出相对静止的艺术形象。再次是它能表现人物和环境在某一特定情景的形态，而且通过虚构和抓取客观世界中某

一具有典型特征的形象来暗示行为，以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某些特定情节因素，使欣赏者联想到此一瞬间前后的生活内容和脸谱的艺术魅力。

在二十几年的演艺生涯中，对脸谱艺术进行了研究，从中也受益不浅。第一次接触脸谱就是《芦花荡》中张飞的脸谱。张飞这个人物在观众的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就写得生动、可爱，不仅粗中有细，而且在憨直中带有几分妩媚。所以他的脸谱必须根据人物性格本身去勾画。他的脸谱是以黑色为基调，图案的结构是一只变形的蝴蝶，两只眼睛，两大块黑色，蝴蝶的翅膀是向上翘起的。从额头到鼻梁是蝴蝶的身体，留下的空白是粉红色和白色的有机结合，腮骨处揉上一点红。整个脸谱黑中有白，白中有红，以黑为重色，象征张飞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仪肝义胆、斗志旺盛、生气盎然；恰成正比的是张飞晚年的脸谱，如《连营寨》中的张飞，他的脸谱是灰色替代红色，黑色不黑渐显暗淡，蝴蝶两只眼睛也暗然失色，两只蝴蝶翅膀也垂了下来，象征着张飞老矣，快要飞不动了。

脸谱艺术的美是外观形式的美，外观形式和内在的美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人们通过感官感知，给人以美感，引起人的想象和一定感情活动，这种形式的美就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一切美的内容都必须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形式美也不能脱离内容而存在，最抽象的形式美也能通过人生理机制引起人的情感活动。

净脚中还有两个人物的脸谱具有浓重的特点，都是黑脸。一个是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身长八尺有余，力能扛鼎，胆气过人，他的眼睛与常人异样，和上古的虞舜一样，是重瞳，既有两个瞳孔，看起来人有一种特别的精悍的强有力的威慑感，其中又有一种疑惑的目光。因此，项羽的脸谱是在眼部画两大块黑，是变形的眼睛轮廓，重要的是突出他双瞳孔的特征和加深他精悍和多疑的性格。霸王当然霸气，但这张脸谱又画得有忧郁感，暗示他虽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但最终还是奈何不了刘邦，败在了他的手下。

另一张黑脸是包拯，也就是戏剧舞台上的包公。他的脸谱简而不繁，凝重而特点突出。过去包公的脸谱较突出他的迷信色彩，而现在的脸谱突出了他的秉公与正义，是清明的化身，人们一下子会想到他额头当中那一小块月牙，其实这是他的胎记，又展示他内心洁白如一勾弯月，本来也象征包公在夜间要到阴司里去审案。裘（盛戎）派演包公，脸上

并不全涂黑，而是揉进红色，基本上脸谱是赤褐色，象征着他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勾画白色脸谱的人物，观众一看便知他不是好人。白脸是奸的本色，以曹操为代表，一张大白脸，越显诡计多端。凡是勾白脸的人物，发髻都压得很低，也就是不给他天庭饱满的形象。曹操的白脸上勾画不少黑色的细纹，一是表现他的多疑性格，二是表现他的诡秘、阴诈、笑里藏刀。地位越高的人物，白脸上勾画的细纹越多，以表现他谋高多术，暗藏杀机、阴谋莫测。

勾画红脸的代表人物当属关羽。但京剧舞台上关羽一角，何不以净行担当，而由文武老生或武生承担，所以生行又分出“红生”一行。关羽的脸谱，首先要勾画出他“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人物特色。关羽死后被封为“关圣帝君”，所以在脸谱上还要画出他“天神”的气势，他的威严，他不可战胜的铮铮铁骨。京剧演员扮演关公，头一天都要洗澡净身，以示对关老爷的尊敬。关羽的脸谱的红色，不是涂画上去，而是揉上去的，这种技法比勾画更真实、贴切，也更生动。他脸上的黑色纹路，最重要的是两条斜插入鬓的长眉要勾画得生动、传神，眼窝要画得比丹凤眼还要丹凤眼。在额头上，中间要加上一些“火焰”似的纹路，显示他的沉思和义愤。

京剧里的人物中有涂黄色脸谱的，其中有宇文成都、司马司、徐廷昭、黄盖……如黄盖的脸谱，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纯黄，近于赭色，这表示他年纪已老，是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脸渐变成暗淡的老黄色，这种脸亦称“老脸”。

涂蓝色脸谱的典型应属《连环套》中的寨主窦尔墩了。窦尔墩的脸不仅仅是蓝色，有红色，同时还有黑色。在京剧舞台上，凡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脸上的色彩都以蓝色或绿色为基调，用以表现人物的粗犷、凶狠和英雄气概。

戏曲的脸谱艺术是艺苑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它以独特的虚实手段塑造的形式美给人以审美需求。美是无限多样的美的事物共同内涵的本质属性，美是形式的和谐，美是完善，美是愉快，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通过对脸谱艺术的研究，要继承、吸收、批判地构成探索美的本质的历史过程。从形式到目的性，再由形式引起的情感的表现或情感的客观化，再到注重二者之间的统一而对脸谱艺术的美不断的探索提供新的途径。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京剧评剧院）

责任编辑 王庆斌